

LIANDU

恋都

三 島 由 紀 夫 作 品 集

三島由紀夫

主 编 叶渭渠 唐月梅
编辑顾问 千叶宣一
策 划 曹利群

J-I-A-N-D-U

恋 都

唐月梅 林青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恋

都

檀香扇

在开始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得不稍稍强制诸位记住。说到强制，作为作者也感到某些遗憾，因为热爱自由的作者，在厌恶强制这点上，决不落于人后。

这是一把小小的檀香扇的故事。

就这样在故事的开首，这把扇子仅被略作介绍，直至故事接近尾声，它就没有出现过。

因此，读者也可以这样思想：这把扇子出现的时候，故事就接近结束了。另一方面，也请读者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把扇子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中途即使一连打几个哈欠），故事暂时还不会结束哩。

扇子是用白银制作扇轴，以白绢丝带将 30 块经过精细透雕工艺加工的檀香薄片串缀而成的，虽是木制，可是拿在手里，远比日本舞扇要轻巧得多，的确适合佳人的纤手把握。而且一旦扇起来，那扇子的薄木片非常柔韧，扇出来的风带着檀香的阵阵幽香传送了过来。

最近从香港回来的美国 X 通讯社政治记者唐纳德·亨廷顿受某人的委托，一定要将这把香港扇子亲手交给日本某女子。唐纳德就一直把它放在自己下榻的饭店房间的梳妆台上。

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这位女子。

前来唐纳德的房间造访的日本女客并不鲜见。有的女客对

放置在梳妆台上的散发出馥郁芳香的扇子，抱有妒忌心。有的女客被它的魅力所吸引，很想得到它。唐纳德则决不给别人。他探问了要亲手交给接受扇子的这位日本女子的姓名，可是谁都不知道。

梅雨季节的一天，那是一个忧郁的星期天。

唐纳德想睡个午觉，以弥补星期六晚上喝酒过多和睡眠不足。他和着衬衫和长裤悠然地躺在宿舍N饭店一室的床上。

无意地将拿在手中的一直搁在梳妆台上的这把累赘的扇子，放在躺在床上的自己的脸上，时而打开，时而合上。他用美国人常见的可爱的翘鼻子，闻了闻打开着的扇子。

一股无法形容的东方味儿扑鼻而来。甜美、庄严、阴郁……

然后，他又将扇子合起来，放在枕边的床头柜上，后脑勺枕在毛茸茸的交臂上。

“为什么会难以成眠呢……”

他望着窗外阴沉沉的景色，天像要下雨却又没有下。有点闷热，还没有放冷气，所以窗户是往上半提开着的。

“哦，原来是这个缘故，从晌午起就跳什么交际舞！”

他咂了咂嘴，猛兽般粗野地立起身子，走去关窗，他才发现自己难以成眠的原因就在那里。他透过窗户瞥见马路对面一家三层楼的旧洋房，那里跳交际舞的音乐声从窗口飘了进来，乐声虽然微弱，却是响个不止。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低矮的石造建筑物，它坐落在城市中心乃属鲜见。而且它前面有前院，栽种着成排被煤烟污染了的喜马拉雅杉，笼罩在阴沉的天空下。前院带有旧式的铁栅栏和石门。

唐纳德使足劲把窗扉落了下来，连忙把百叶窗帘也拉上了。然后，他猛然跳回到床上。床上弹簧的震动和缓下来的时候，唐纳德已进入半睡眠的状态。

人物介绍

……爵士音乐不是那么喧嚣，没有威胁到N饭店的一扇扇窗户。

饭店与古色古香的三层洋房建筑之间隔着一条马路，汽车川流不息，汽车的喇叭声，不断地引起雄峙在大厦街两侧的高楼的回响。马路对面三层楼上的爵士乐声，不时穿过间隔着的前院和马路，传到了马路这边的饭店三层楼上，仅此而已。

古式洋房的门上，装有“军队俱乐部”字样的霓虹灯。美国兵从那里和着从窗口传出来的乐声，吹着口哨，穿行而过。三层楼上的一扇扇窗扉全部敞开，尽管如此，由于阴天，在微暗的内部大厅里，除了聚光灯和水晶吊灯以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照明。吊灯的亮光泻落下来像切碎的五色折叠纸片似的，迅速地旋在蠕动着跳舞人群的头上。赤、黄、绿、紫，星星点点的亮光，掠过孤零零地被放置在桌面上的白皮手提包，使它不断地变换颜色。

从朝鲜回来的美国兵们搂着日本小姐、美国护士、赚取外汇有功的日本女郎们，销魂地跳着舞。

在灯光的照耀下，舞厅一角上的乐团舞台，浮现出一个个盾形的谱架。这是银色海滨乐团的人们。它是由六人组成的小型乐团，团长坂口一只手拿着高音萨克斯管，一只手在指挥，他边指挥边走到自己的领域里来，面对跳舞的人们头上，举起闪

亮的金属萨克斯管吹奏了起来。

坂口四十岁开外，肥胖，的确是个肺活量大的男子。稍黑的圆脸，蓄着一抹短胡子。他吹奏高音萨克斯管的乐声是那么甜美，可他本人说话却是可怕的粗声粗气。他吹奏时的那副模样，令人感到活像一只猫头鹰在拼命把气球吹鼓，怪可爱的。

他几乎是站着说话，可是包括弹奏电子手风琴的本多在内的另外五人都是坐着的。本多刚三十岁出头，脑袋却全秃了。他是个无与伦比的老好人，如果有人说广告飞机从空中撒下女人的内衣，他甚至会认真地把头探出窗外瞧一瞧呐。

其余四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弹奏钢琴的松原简直像个纺织女工，瞬息万变地在象牙键盘上运动着他那双白皙纤细的手。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是个温顺的美男子。

弹奏吉他的石川是个满脸粉刺，无忧无虑的年轻人，长着一副不知天下还有什么没趣事儿的面孔。弹奏大提琴的织田抱着大乐器，始终用想睡觉般的眼神，弹奏着琴弦。

敲大鼓的工藤，在进深的高一个台阶处，活像摆夜摊儿似地摆着大小各式各样的鼓。他微低着头，变换着精彩的速度，雨点般地敲击着。他平素挂着一副敏锐而严肃的面孔，连同耷拉着头的额上的那撮蓬乱的头发，显得更加突出。他眼球充血，进行到猛烈击鼓的段落，听者的胸膛仿佛发出一阵轰鸣。乐团的其他成员一边微笑，一边愉快地摇晃着身体在演奏，唯独他却带着一副可能会去杀人般的表情。

一个身着便服的美国青年与一个日本女人，混杂在众多身着军服的美国兵当中跳舞。这女子是一位落落大方的小姐，跳舞的时候脸上无表情，又像是生气似的。可是她的舞伴在她的耳边悄悄说话时，她突然神采飞扬，泛起了微笑，露出了闪闪发光的牙齿。转瞬间，她又恢复了那副生硬的、无精打采的表情。她的耳垂上戴着金薄片工艺耳饰在闪烁。她整个脸上只

化了淡妆，仅在小嘴上抹了浓浓的口红。她简直毫无表情地用那白皙润泽的胳膊，搂住金发男子的脖颈……于是她感觉到工藤的目光一直在紧追着她，她自己尽量不把目光投向乐团那边。

工藤雨点般连击大鼓，击得越发激烈了。

美国人与日本小姐的这一组舞人，完全混杂在舞群当中了。在银色海滨乐团换班之前，最后的一曲快步舞结束时，工藤额头上的汗珠呈粒状了。

……乐团换班了，换上来的是西部音乐的乐团。团员们个个脖颈上围着色彩缤纷的围巾，一副上演西部剧的牛仔的装扮，银色海滨乐团的团员们向他们点头打过招呼，就匆匆地走到后台去了。

后台是连接大厅的，是一间 33 平方米大的接待室。那里随便地摆上一些椅子和桌子，放置乐器的黑色盒子靠墙立着。在桌子上放着吉他。还有零乱的美国产罐装啤酒。每听上都打了两个口，让谁都可以喝。还有装满了美国香烟烟蒂的烟灰缸……

他们刚一拥入后台，坐在进深靠窗的椅子上的饭店经理朝日奈真由美就站起身来说：

“大家辛苦了。”

乐团年轻的团员们看见了她那张沉着文静的脸，顿时忘却了疲劳，仿佛投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似的。

但是，从真由美的年龄上说，才二十六岁当母亲还嫌过早，她有一双晶莹美丽的眼睛和诱人的小巧玲珑的嘴唇。她还独身，穿着一身适体的雪克斯金细呢的西服裙。

在屈指可数的乐团经理中，女经理得数她一人了。而且在老奸巨滑的男经理们中，她的才能就算是秉承了双亲的天赋，也是出类拔萃的。她毕业于浅田英学私塾，碰上偶然的机遇，她找到了可以充分发挥她语言学才能的职业。

“坂口，请来一下！”她用干脆利落的、事务性的口吻，呼

唤着年龄比她大、可以当她叔叔的坂口。

坂口抹去额上的汗珠，脱下外衣，刚落坐在靠背椅子上，旋即把啤酒罐往嘴边送，听见她叫唤，就站起身向她那边走过去。

“拿到酬金啦。”

“多少？”

“25000 元。”

“嗨，老规矩。”

“比上个月多 5000 元呐。”

这时，那个司大鼓的工藤走过来，挤进了他们两人之间。

“真由美，拜托，能不能给我‘借贷申’（乐团暗语，意即 2000 元）？”

“干什么用？”

“喝闷酒呗。”

真由美以老练的目光，直勾勾地窥视着年轻的工藤那双眼球充血的眼睛。

“傻瓜，是为安子的事吧。”

“她……”

“她同斯蒂夫跳舞不是吗？”

“她……有什么必要当着我的面来炫耀嘛。安子是安子，斯蒂夫是斯蒂夫。我真恨不得把大鼓抛出去，把斯蒂夫打倒。”

“怪不得呀，你今天的鼓点敲得精彩极了。”坂口插嘴捣乱。

工藤激动地说：

“什么！”

“嘿，算了，何苦呢！”——年轻的她把男人们当孩子来哄，却丝毫没有显得不自然。她用往常那种春心已枯的声调说：“那种美国猪，拿来制造火腿都嫌它不够格呢，不是吗？”

安子是有名的怪物政治家的千金。这位千金小姐也是个怪物，她的怪不亚于她父亲。工藤迷恋她，被她弄得神魂颠倒。昨

天她和他发生了小小的口角而分离了，今天她故意带来了外国舞伴，出现在他的乐团出场的舞会上。

“说你这个藤兵卫可真傻呀！”真由美带着体贴而有自信的眼神说：“你呀，你判断错啦。安子是可靠的，她欣赏你呐，为了让你妒忌，她甚至故意把斯蒂夫拽来，你不知道吗？”

年轻人受到第三者用这样的证言来抚慰，简直像做梦一般。但是，他一度染红的脸又绷紧起来，说：

“你说她欣赏我，有什么证据呢？”

“斯蒂夫刚才就在我这里。是安子硬把他从这里拽走，他还抱怨了呢。”

“此话当真？”

“我干么要骗你呢，斯蒂夫是来邀请我去吃晚饭的呀。”

“你又拒绝了吧。”

“是的。”

“拜托拜托，今晚你就为我答应斯蒂夫一次吧。要不，那家伙恐怕就会与安子去吃饭吧。”

“如果我答应你，你怎么谢我？”

“真没办法，你又明确地回绝他了吧。”

“放心吧，我对他说：你过一会儿再到后台来，这段时间我考虑一下再说。”

在这里，得赶紧给我们的女主人公加上个注释，有个传说，乐团团员们很信赖真由美。不仅如此，还给了她一个惟有她自己不知道的绰号，那就是“圣处女”这个别号。她担任经理之后，乐团成员除了年长的乐团老板之外，一个个都曾试图向她求过爱，可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拜托了，待一会儿他来了，请你跟他说只陪吃晚饭。像斯蒂夫这样的好男子，不一定不称心吧。”

真由美眉头一皱，显出一副忧郁得可怕的样子。

“别开无聊的玩笑了。美国人都是废物呀。”

她大体上就是用这种语气，表现出她的排外思想。

对乐团来说，斯蒂夫·奥科纳本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现在是筑地夜总会“吉普赛”的新任经理，银色海滨乐团除了星期天，每天晚上从11点起就要去那里演奏。乐团与“吉普赛”之间，从前任经理的时代开始就连续签订长期的合同，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签订的了，每月报酬为20万元，因此乐团团员希望至少提高到30万元这种呼声很高。进行这项谈判的成效如何，就看新任经理斯蒂夫的内心怎样盘算，以及我方的经理真由美的手腕如何来决定了。斯蒂夫对真由美有意思，提出一个再涨10万元也可以答应的姿态，就看真由美的谈判态度如何了。

真由美的英语非常流利，与外国人打交道也很有本事，但奇怪的是她从感情上就讨厌美国人。处在这种全部美式化的职业中，她的国粹思想就成为大家不可思议的话题。真由美不时掏零用钱捐赠慰问遭受原子弹爆炸灾害的少女，或在街头的反对日本基地化签名运动大签名簿上签名，但她不是什么共产党员，毋宁说是相反。夜间，乐团从一个俱乐部转移到另一个俱乐部的时候，有一回真由美也参加进来。尽管是晚上计程车满载着七人组成的乐团通过皇宫二重桥前，还可以看到荧光灯照耀下的一处处草坪，以及松树千姿百态的影子。在它的对面是一条白色的碎石子路，真由美看到碎石路那边的二重桥的桥灯在黑黢黢的石墙背景下浮现了出来的景象时，平素总是湿润的眼睛更加湿润了，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冲着皇宫的方向行注目礼……

后台即使有人敲门，里边也听不见。因为大厅里的西部音乐的钢弦吉他声，通过扩音器把整个后台房间弄得闹哄哄的，后

台里的人谈话非得放大嗓门不可，否则就听不见。

后台大门是随便开关的，斯蒂夫探了探头，显露出了满头金发的脑袋和浅蓝色的蝴蝶结领带。他向真由美望去，用戴着镶上大绿柱石的戒指的手，招呼她，请她过来。

真由美向工藤，调皮地眯缝着一只眼睛示意之后，迈着快步，走到大门就消失了。

过了不大一会儿，真由美折了回来。她来到工藤身边，说道：

“我答应他了。”

“谢谢！”

工藤的脸上浮现出了少年般的微笑。

“安子这家伙被人家摔开啦。”

“即使白天她也是绝不一个人回家的。不要紧，她会到你这儿来求和的。”

……这时候，吉他手石川一边喝第二听啤酒，一边从房间进深的窗口心不在焉地俯视着梅雨蒙蒙的、颇杀风景的靠近停车场的后门。他带着几分稚气炫耀自己的学识，喃喃自语道：

“呀，停着一辆好漂亮的轿车，是1953年产的庞蒂亚克8号型哩。”

话音刚落，他立即将布满粉刺的脸朝向大伙儿，用满怀好奇心的转溜的眼光投射过去。

“棉玛莉子来了。”石川喊道。

“这女人，真拿她没办法呀，这么晚才来。”坂口撅起蓄着一抹短胡子的嘴说道。

美丽的胭脂红轿车虽是折叠式的车篷，但老天随时都可能下雨，所以车篷是紧闭着的。

这辆宽敞舒适大型的轿车，就停泊在涂着绿色的铁丝网和有木门柱子的后门前面。

俱乐部的后门是乐团团员和日本雇员的出入口。除了外国人的女伴以外，日本人只能从后门进出。尽管这里属日本领土范围内，但是日本人不得入内的场所何止这一处。后门处设有涂上绿色油漆的活像个箱子似的小小门卫室，日本门卫就在那里面，他们一看见日本人要进来，便提高警惕，逐个地盘查。

从胭脂红轿车走下来的，是穿着一身与轿车同样颜色的连衣裙的大个子女人、红歌手梶玛莉子。她的鞋子、手提包、头上干净利落地戴着的羽毛帽子，抹的口红，都是清一色的胭脂红。

从轿车上走下来，她用一只手压了压帽子。然后，与一个男人三言两语地说了几句，那男人又上了车。好像是要把车驶到停车场去停泊。

玛莉子向熟识的门卫点了点头，然后冲着正在三楼后台的窗口招手的石川使劲地挥舞着她的手提包。

……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她就飞跑到三楼来，劲头十足地把门打开，闯了进去，几乎扑到茫然站在那里的真由美的身上。

“哎哟，让你们久等，真对不起呀！真由美，今天你穿一身洁白的雪克斯金细呢啊！”她离开真由美身边几步，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真由美的西服裙套装，然后说：

“真漂亮，很合身呀。我这样把你抱住，不就像红白礼品绳了吗，大家说是不是？”

男人们哄堂大笑。她说得在理，真由美的纯白加上梶玛莉子的嫣红，恰巧正像红白相间的礼品绳。

“系上礼品绳，准备往哪里送呀？内容毕竟是惊人的。”

“不过，难得收到这份礼品，但吃了就会中毒，可不要去碰呀。”

“哎呀，说得好残酷呀。怎么会中毒呢，是会更增加营养的呐。”

真由美重新夸张地锁紧眉头，说：

“真糟糕，刚要提出意见，事情一涉及到你，就都忘了。今后可不许再迟到啦。”

每次这个乐团演奏的时候，梶玛莉子这个歌手经常来作临时演出，因此她同包括真由美在内的乐团全体成员，比一般朋友都更亲近。

“对不起。”

玛莉子没有露出一丝“对不起”的表情，她一边装糊涂地笑了笑，一边在大提琴手织田劝坐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玛莉子是个大个子、额宽、嘴大，很有个性的美人。她梳理着一个遮掩宽额的独特发型，那是小孩儿发型，密厚的后发直垂到肩膀上。她笑起来就会露出她那全部的健康牙齿。她是个乐天派，无与伦比的老好人，好几回上了男人的当，却不接受教训。世间都认为少有她这样纯情的人，却有像她这样大大咧咧的纯情的人。

“玛莉子，开车送你来的家伙是个什么人？”石川问道，他露骨地露出了孩子般的好奇心。

“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推销密纹唱片留声机的人员，我被他紧追不放，甩也甩不掉，真没法子啊。”

“总被人家紧追，真够呛呀。”

织田昏昏欲睡，用郑重的口吻说，完全没有讽刺的意思。

稳重沉静的钢琴手松原用细长的手指，夹着一根香烟，带笑地听着。

石川亲切地靠近她的椅子靠背，说道：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让男人无法追你，好不好？”

“哦，还有这种魔法吗？”年轻秃头的老好人本多开口说。

“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嘛。被男人追是挺好的嘛。”

“啊，明白了。那是石川君的梦想吧。”玛莉子假装一本正经地回敬了一句。

年长的坂口走了过来，落坐在她近旁的椅子上。他的表情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故意让玛莉子讨厌。

“我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吧，好不好？”

“不要，又讲那些低级的东西啦。”

“那可是个相当高级的故事哩。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前，是我还在一个名叫浮华世界的乐团工作的时候的事呢。”

“什么？什么样的故事。”

“瞧，很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你能够老实地听完，我就给你讲。”

“唔。”

“中途可不许说‘不要听啦’什么的。”

从战前起就干乐团这行的，只有坂口一人，因此他拥有各种各样的话题。

“记得大概是1938年吧，我们应邀前去某国三等秘书官举办的社交聚会上演奏。到了那儿，人家在后台突然拿出黄色的制服来。从上到下一身光亮的黄色哩。我心想：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呢？大伙一边抱怨一边把它穿上就出场了。

“一出会场就大吃一惊。只见来宾都坐在铺着黄色桌布的桌边了。侍者端着马桶，从厨房里走出来。我们吓得魂不附体。可是，侍者举着马桶走到桌子旁边，打开盖子，彬彬有礼地将烧牛肉送到每一个客人的盘子里。”

玛莉子刚脱口说出“真讨厌”，立即又噤若寒蝉。

“……可是客人们全然没有笑。后来经过询问，才明白原来这个聚会上是绝对不能发笑的。最值得看的，就是大家憋住笑

的面部表情。再仔细地看，桌面上已摆上了新的抽水马桶，里面装满了咖喱。有的人把咖喱舀起来浇在饭上，大模大样地吃了起来。

“再一看，另一个侍者拿着尿壶，装模作样地走了进来。原来他往大家的杯子里斟上的是啤酒。”

“真讨厌呀！”

玛莉子情不自禁地扬声大叫。大伙儿哈哈大笑，玛莉子却生气了。

“真失礼呀！竟在女士面前讲这种故事。”

“是女士的话，就别说讨厌罗。”

“为什么？”

“是女士的话，就得露出不知这种故事是什么意思的表情，不然就是骗人的。”

“这故事是真的吗？”

“我亲眼看到的，当然是真事。战前外国人爱开玩笑，他们觉得有趣得很呐。”

“这是一种低级趣味呀。”

这时，注意倾听扩音喇叭声的真由美站起身来。

“哎呀，换乐团啦。”

大伙纷纷站起身来，折回到放置乐器的地方。真由美咬着玛莉子的耳朵说：

“我有点事要找你。”

“什么事？”玛莉子说着站起身子。

“今晚你有空吗？”真由美问道。

“要同那个外国人吃饭吗？”

“过一会儿就去‘科帕卡巴纳’。”真由美说出了著名的夜总会的名字。

“哦，大约……”